

高平作家丛书

GAOPINGZUOJIACONGSHU

主编 王百灵

雪痕

XUEHEN

李润湘 著

山西出版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2007.12.20

雪痕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雪の痕

XUEHEN

李润湘 著

山西出版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痕 / 李润湘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9.12

(高平作家丛书 / 王百灵主编)

ISBN 978-7-5378-3318-9

I. 雪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40155 号

雪 痕

著 者: 李润湘

责任编辑: 王灵善

助理编辑: 李建华

装帧设计: 贾利伟 赵晓娟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 5628697 (发行中心)

0351-5628688 (总编办公室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印刷装订: 晋城景潮办公用品印制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 / 16

字 数: 2280 千字

印 张: 180

印 数: 1-1000 册

版 次: 2009 年 12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2 月 山西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3318-9

定 价: 310.00 元 (全十册)

本册定价: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

1992 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

序

稷园读《雪痕》

伍弱文

九月，北京，稷园。

我走过曲折的小山径，有秋风骤至，落叶，淡青的落叶，纷纷飘落，地上顷刻像铺了一层淡青的雪。

我最终坐在稷园玻璃小屋的前厅，阅读着当代作家李润湘的长篇小说《雪痕》书稿。小说语言朴实利索，珠圆玉润。虽是长篇小说，但诗的意境，散文的哲理，蕴于平凡文字中，启人睿智。

小说中的主要人物：微子、陈前、肖冬花、苏林、高总编、小花……一群很普通的人，他们在社会的底层忙碌工作与平凡生活，他们有自己的追求与挣扎，他们有自己的幸福标尺。微子、陈前、肖冬花三人围绕报社副总编的位子，微子争与不争的矛盾、陈前的费尽心机、肖冬花的不择手段。

在名利面前，人性暴露无遗。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。

结婚前，苏林就以他的野兽般的行为让微子心灵受到伤害，“站定后，没等微子说什么，诡秘地向四周瞅了瞅，就把他那个神圣的小玩意儿，硬挺挺地直接裸露出来让微子看。”丈夫苏林的这种原始的求爱方式，牛栏房中新婚夜苏林的粗暴，微子心上硬生生筑了一道墙，导致微子与苏林婚姻上的貌合神离，以及他们家庭生活的长期冷战。生活的折磨，过尽千帆，最后微子越过了心上的墙。

从微子对陈前的朦胧爱恋，到微子不再想被陈前利用的觉醒，雪地留痕，心路留痕。赫尔辛基机场兑换欧元，兑出了陈前的虚伪。农民日报社发稿署名竟然以客为主，副总编考核的私下运作，那是陈前对名利的渴望和对微子真情的亵渎。

这些，发生在北方某县的冬天，有雪痕的冬天。

我一口气读完《雪痕》，走出那个冬天的雪地，走出飘着一束黄灿灿醋柳花的雪地。

走出稷园小屋，风早停了。稷园，又一批落叶，盖了先前那一批。

2009年9月

微子拖着麻木沉重的两条腿，在赫尔辛基飞机场的大厅内，神情恍惚地来回搜寻着她要买的纪念品。

可不知为什么，她手上推着的那辆装载行李物件的简易不锈钢车子，东倒西歪不听使唤地猛一下撞在一个老人身上。微子刚想弯腰道歉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便晕倒在地。

那位年迈的老人正想发火，一见微子那副模样，便“唉”地一声，出了口长气走开了。

异国他乡的游客们，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，也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。唯有她的同伴陈前，看到这一状况，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微子面前：

“微子，微子，你怎么了，怎么了，你……”陈前把他的行李顺手放下，轻轻地托住微子的简易车子，无意中触到微子的两只冰凉的手，他的肌肤与神经感觉告诉他，微子病了。

他也斜了一下微子，苍白的瓜子儿脸上，挂满了些许小汗珠。陈前一下慌了手脚，忘记了是在异国他乡，便向旁边的一位外国游客急忙求救：

“喂，同志，同志，请麻烦你叫一下‘120’急救中心吧！”

“what？”那位黄头发，蓝眼睛，白皮肤，身着肉色羽绒半大上衣的外国游客，诧异地看着陈前问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是在，是在……”陈前挠了挠后脑勺，不好意思地摇了一下头。

微子紧闭着双眼，聆听着陈前和那人的对话，她第一次意识到，陈前是那样的虚伪与不解。

刚才，就是刚才，微子要把剩下的欧元兑换成人民币时，问陈前：

“陈前，你还有剩余的欧元吗？要有，你看住咱俩的行李，我去兑换吧。”

“没，没有啊，你去兑换吧，行李自个儿拿着，我还有事要去办呢。”

“你……”微子明明知道陈前有剩余的欧元，可为什么他……

微子的心，霎时颤抖起来。她隐隐约约感觉到，她所依靠的精神支柱，就在这几秒钟内像肥皂泡那样，满身笼罩着她快要窒息了。

微子也说不清，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：

陈前算是我什么人？不就是在一块儿工作，能互相交流一下写稿子的事情吗？人家的妻子在银行里工作，他们有一个很惹人喜爱的小女孩儿，我怎么会这样想呢？而且不讲礼貌地要求人家看住行李，自己去兑换欧元呢。

微子抬起双手使劲掐了一下冰凉的印堂穴，努力地站了起来。从那模糊的，像是从哪里流出漩涡似的心灵里，不断地向自己提出一连串的提问与责难。

这可是异国他乡啊，万一我的血分子增高，那就……

微子想到这里，强忍住这股气，没再理睬陈前，独自一人到了兑换台。

兑换台前，都是年轻力壮的男士游客，遇上纤弱瘦小的微子挤在里面，



况且微子还提着个大旅行包，磁石般地吸引着那些男士游客，从某种意义上，也克制着他们，给微子让出了一条细细的缝。

这条细缝使微子联系起：

“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，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”的玄妙之理。

我就是在“玄牝之门”生下我的小宝宝强强的啊。而且，留下个妊娠中毒血压高的后遗症。

微子出来这些天后，第一次想起她的夫。

清冷清冷的冬天，微子踏着厚厚的积雪，孑身一人在那崎岖陡峭的山路上，艰难地攀登着，攀登着……

广袤的白色世界，缠绕着微子苍白的心，混沌一片地使微子再也无法行走。她有种预感：

仿佛她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像欠人家似的，不然为什么明天就要与自己不相爱的男人去拜天地，而家里人就这样放心地让自己孑身一人回家呢？

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，从微子的“玄牝之门”直往上蹿，而且突然间，她想起了她与夫领结婚证时的可笑情景：

一间不算很明亮的办公室内，紧靠窗前摆着一张上面划满着条条痕迹的棕色办公桌，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沉淀着许多污垢的喝水杯，微子恶心地刚走到办公桌前，畏缩在办公椅子上的一位低个子，满是胡子茬儿的中年男子，不耐烦地问微子：

“哎，你们是来领结婚证的吧！我们的办公室可是刚粉刷过，恐怕……”

微子不由自主地看了一下刺鼻味儿特别浓的白色墙壁，喃喃地讲：

“恐怕，恐怕什么，我们不是来领结婚证的，是来离婚的。”

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那位中年男子，与不知何时早就走进来的夫，

惊愕地看着微子……

微子迷惘地坐在办公桌前放着的一张脏兮兮的破旧椅子上。她的心像是失去了知觉一样，怔怔地，一会儿喽喽那位中年男子，一会儿又喽一下她将要与她结婚的夫。

她模糊的泪眼里，还不时地映现出母亲佝偻的身躯和微弱的声音：

“微微啊，看在母亲的份儿上，就跟人家结婚吧。咱家没钱供你弟弟上学啊，孩子，委屈你啦，暂时渡过这个难关，将来你要有出息，也可……”

微子就是在母亲的“也可”中，走进这间办公室的。

现在，微子不管在内心里如何抵御，但在她的脑子里，像演戏一样，龟缩在这条细缝里，着魔似的四肢冰凉，心不在焉。使得兑换台的服务员呼唤她的名字时，她压根儿就没听进去。直到有位善心的年轻男游客，在她的肩头上轻轻地拍了下：

“喂，你怎么了，轮着你兑换了。”

“噢，什么？对不起。”微子语无伦次地讲了这句话后，才返回到兑换欧元的情景里。

微子从胸前挂着的小棕色皮包内，取出几张大小不一的崭新欧元，精神恍惚地交给了那位女服务员。

服务员白皙嫩滑的脸蛋儿，配上那套紧身的天蓝色工作服，耀眼地使微子从某个模糊的、灵感似的回忆里稍稍清醒了一些。

微子奇怪地痉挛一下，想：

在赫尔辛基的机场大厅内，怎么也可以看到像中国式的工作服呢？记者的职业病，使微子猛地振作起来。

可当微子把兑换手续办妥，又重新去取简易的不锈钢车子时，微子的脑袋里，又钻出她的夫。

“见鬼。”微子狠狠地甩了几下她那颗昏胀胀的脑袋，眼前一黑，顺势跌倒在地……

二

微子使劲儿挪了挪她那麻木酸困的身子，恍惚中她看见陈前正往询问处找医生去。她想挣扎着爬起来。猛一下，她碰到了用手机皮套装着、掖在皮带下面、花了一万余元买的第一代像是不锈钢板面的诺基亚手机。

到赫尔辛基后，微子才证实了夫讲的诺基亚手机，的确是源发于这里——世界上移动电话业最大的赫尔辛基发展集团。

好生奇怪，为什么我在家，压根儿没把夫放在眼里，而在这个时候，却像着了魔似的一个劲儿想着夫呢？

难道是我的第二个信号区出了毛病，还是我得了神经官能症。想到这里，微子猛然觉得咽喉里像卡了一个软绵绵、粘糊糊的东西在往上涌，又像是遵从某个模糊的灵感的引诱，使她慢慢地抬起右手，使劲儿掐住喉结，狠狠地吞咽了一下唾液。

可这唾液使微子下意识地，飞快蹿到她入洞房的那一幕：那是一间用旧报纸裱糊过四周墙壁，时不时还能嗅出牛粪味儿的东南小屋。

透过放在窗台上的罩子灯仔细观看：屋顶的檩条上显露出斑驳的印花霉烂点，中间的一根横粗梁上，模糊地能看到歪歪斜斜地写着两行字，像是建房日期及主人的名字。屋子的西南角上，占地有两平方米左右，原是夫家的小牛犊儿在那儿卧息的地方，因为时间紧，拴小牛犊儿的套绳铁圈，还来不及把它取掉。

这种景象使微子陡然一震：

难道这个房主的主人写的就是夫吗？

微子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进那破烂不堪的大门时，有一位眼睛呆滞、满身散发出不知什么味儿的半哑子，从那里面走了出来，并且，冲她笑了笑。那笑，仿佛他要向微子诉说什么，似乎要诉说，在他精心照料下的小牛圈房里，隐藏着一种神秘而又亲切的东西吧。

微子感到有种不祥的预兆在驱使着她。

果然，时隔不久，微子就与夫畏缩在这间房子里，而且是她人生转折瞬间的一个洞穴口。

那天晚上，微子不由得想起人的身体的形成过程。她之所以这样想，是因为她与那头小牛犊儿，同在这个房子里停留过。

可让她想不通的是，夫的家里为什么要把她与夫安排在这个地方呢？

不过，追溯一下生物进化史便知，距今大约一千五百万年左右，从猿类中分化出一支高度发展的古猿，原来不也是四足朝下，后来才慢慢形成人的吗？想到这些，微子觉得夫和夫的家里，让人真感到有点儿不可理喻。

这也就是微子不愿意与夫结合的初衷吧。

微子记得，夫见微子第一面的时候，是在一个叫北岭的陡坡上。

四周郁郁葱葱的松柏与杂树中间，只有一条能容一人走过去的坑凹小径。爷爷在那儿给小毛驴割青草，微子在松柏树周围，潮湿的地面上用小手摘取着嫩嫩的小松蛾。

正当微子提着竹篮子，要向爷爷去汇报成果时，猛然从陡坡的斜径小路上，夫不知何时，蹦在了微子的面前。同乡之邻的，本来见个面也没什么，可诧异的是，夫站定后，没等微子说什么，诡秘地向四周瞅了瞅，就把他那个神圣的小玩意儿，硬挺挺地直接裸露出来让微子看。

少女的羞涩感，迅速地使微子哆哆嗦嗦地向后退了几步。

她不敢抬头去看夫的脸，因为一阵寒战透过她的全身，她似乎想起了母亲讲过怵人的强暴行为。

看着夫那布满血丝的双眼，微子紧紧地咬了咬两片颤抖不已的芳唇，然后，猛地一下子，像个小母老虎似的，从夫的身边疯狂地撞过去，冲到了小径一边的小松树上。她仿佛看见夫翘起了几下，便坐在低凹不平的小道上。

微子那时既不想喊爷爷，也不想再看一眼无耻的夫。

弗洛伊德的泛性论，第一次在微子面前黯然失色。

微子紧紧搂住那棵小松树，含恨的泪水热辣辣地从她的脸颊上流淌了下来。

刚才还是晴朗的天气，也像知晓微子的内心似的，霎那间，雷打电闪，乌云滚滚……

不知道这一切持续了多久，也不知道夫是怎样狼狈逃窜，直到微子的爷爷来到她身边喊她走时，她才木木地站了起来：

“微子，微子，天快要下雨了，你怎么站着不动呢？是不是哪儿不得劲儿？”

“没，没有啊。爷爷，你看我摘了好多松蛾哩。”微子勉强地边说边举起手中的小竹篮子。

想到这里，微子无意识地，竟把右手真的举了起来。

像是要作祈祷。

是要作祈祷。微子昨天在世界上设计结构精美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参观时，像是她不该有什么非分之想似的，她的心咚咚跳个不停。

为虔诚，她神情恍惚地看着圣彼得大教堂半圆形的石拱上，刻着的

一百四十八个弟子像，默默地低下了头。

即使这样，她那颗微微颤抖的心还是没能安静下来。

后来，她服了一粒黄色的心痛定，慢慢恢复了元气，等参观的游客们全出来，才乘车到了古罗马的“斗兽场”。

“斗兽场”三个字，使微子又联想起她与夫：

在初婚夜那天晚上，微子宛如一具僵尸，停留在那间昏暗的小牛圈房内，潮湿的地面，硬邦邦的炕台，难嗅的气味儿，窒息得微子上气不接下气。

许是人们知晓微子与夫的不融洽，村子里闹洞房的热闹习俗，也销声匿迹了。

可夫却非常兴奋地光着身子站在炕中央，像个恶魔似的迎头向微子袭来。微子逆着灯光厌恶地准备翻身下炕时，夫赤着脚，跳下炕，好像有准备似的，拿起放在门旮旯儿的一根细柴棍子，跳上炕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夫把微子脸朝上，两腿分开，死死地按在炕上，一手拿起柴棍儿，颤抖地就往微子的“玄牝之门”里面塞。

微子既没有惊慌，也没有哭喊，更没有挣扎，突然觉得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心中不存在任何意念，或者欲念全无，像一尊卧像似的望着夫……

夫惊傻了。

刚才还是野兽般的夫，被微子的所作所为吓得瘫软了。

猛然，他感觉他的身子，像被谁击了一下。这种感觉从中枢神经传递到大脑皮层，仿佛觉得自己像神话故事中传说的会变那样，竟然变成了一头他家前几天还圈在这个牛屋里的小牛犊子。他下意识地还摸了摸他的头，是否变出了两只小牛角？甚至摸了摸他的后尾骨，是否长出了一条小尾巴？

这种魔幻般的意识，使他想起槐树院的神婆王大娘：

难道是她与娘有意地安排他们来这个小牛圈房入洞房的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又是为什么？

尽管那一次我不该鲁莽地在山上，把那个神圣的小玩意儿给微子看，可我还是打心里喜欢微子的啊。

夫比微子大四岁，因夫调皮不爱学，连退二级，而微子在校学习好升了一级，夫在上中专时，微子已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了。

也许就是此种原因，乡里乡外有多少年轻小伙子追求微子。要不是他的家境较富裕，微子哪能不情愿地迈进他家的门呢？

想到这里，夫打了冷颤，心里有个声音大声地说：“完了……”

然而，潜意识中，他又觉得，一股冷气浸透他的全身，使他机械地摸索着他的衣服和裤子，神经质地在他身上来回摩擦。不知摩擦了多长时间，他才把那软绵绵的婚礼服，穿在了他那赤裸的、野兽般的身躯上。

半死不活的他，低微地叹息了一声，忽然觉得体内有一个东西，像过电似的刺激着他的脑神经，这使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陷入到深深的迷茫之中……

在这不过几秒钟的蹊跷狂热、惊魂动魄的搏斗中，微子感到身上的一切，全都停止了运转：

她摸了摸自己的身上，冷若冰霜。

这时，她忽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……

可无意中看到蔫蔫的夫时，又一下子想到母亲唠叨的“也可”二字。这使微子的心，似乎在一瞬间向前移动了多少年……

“这就是说，我还有救，我不能就这样把生命……”心内猛然有个声音，指引微子自言自语地说。